

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

童 玮 方广镛 金志良

1979年，为编辑《全国善本书总目》，云南图书馆在整理馆藏佛经时，从零本残卷中清理出部分版本不明的元刻藏经。已故于乃义先生当时负责这一工作，对此极为重视，他对这批佛经作了初步鉴定，在卡片上著录：

“元大都弘法寺大藏经五千五百八十六卷

元释惠潜等编

元至元大都弘法寺刻本

十三册 梵夹装 有图

存十三卷

六行十七字 上下双边

此本与《碯砂》、《普宁》不同。

据翻刻本序后有铨经讲主弘法寺沙门云泽、明辩、淨瑜、德彦，故暂定为《弘法藏》。卷数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注录。”

于先生并在卡片背面作按语如下：

“按：元代官刻《弘法藏》未见著录过。此残本有元至元二年太皇太后愿文并列有官衔之伯颜等名，与铨经讲主弘法寺沙门等的名单。图像有金刚宝塔、飞天、梵文字种。佛像亦与其它藏经不同。有一部分版式小的云南绵纸印刷者系云南翻刻，但这十三卷版框大，以宣纸印刷，可断定为大都原刻。有

部分系密教经典，并夹有梵文旁注。”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于先生当时未能把这批藏经的版本完全搞清，有些判断也不尽恰当。但是，于先生的清理考定工作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的清理、鉴别与考释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一成绩是应充分肯定的。

这批佛经到底是不是人们过去久闻其名而一直争论不休的《弘法藏》，曾引起各有关人士的极大关注。1982年底至1983年初，我们对这批佛经再次进行了清理、鉴别与考释，确认它并非《弘法藏》，而是一部鲜为人知、历代从未著录过的元代官刻大藏经^①。

经我们清理，这批元刻大藏经共三十二卷。仔细鉴别，这三十二卷经又可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系于先生所谓大都原刻的十三卷中的十二卷^②。亦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首尾俱全）、《小品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一、《大集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卷第六、《佛说法集经》卷第四、《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一、《观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莲花部念诵法门》、《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第十六、《十地经论》卷第七以及启四、启五两卷佚名经文。这批经版框较大，宣纸印刷，首、末有褐黄色书壳，如云南省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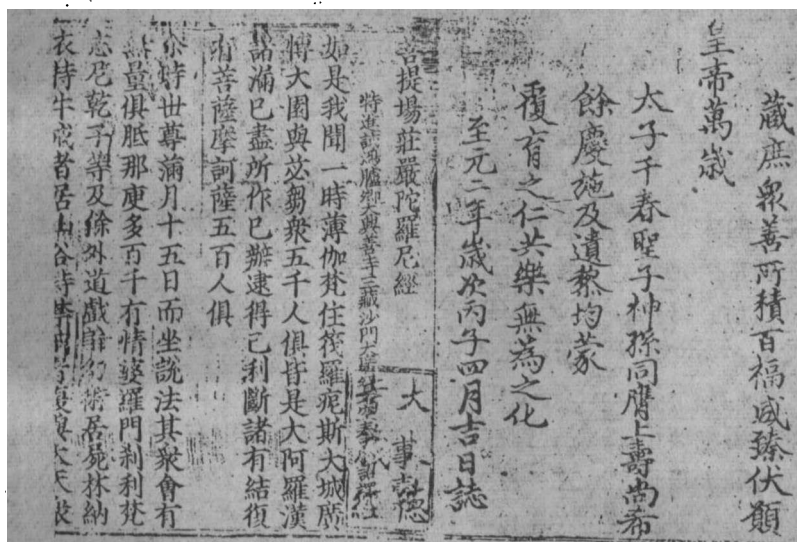
《普宁藏》然（有几卷书壳脱落，有的尚留残痕）。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首尾俱全）、《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一、《佛说法集经》卷第四、《观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莲花部念诵法门》、《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一等五卷卷首有扉画，计一版六个半页。这一批经中无太皇太后愿文及职名录、僧名录。

第二部分，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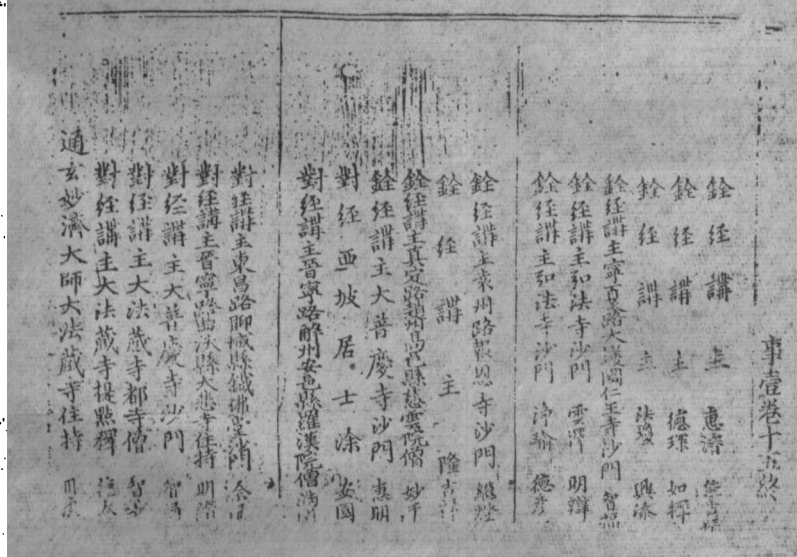
（首存尾残）、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二百六十九、五百五，《佛说大方等大集经菩萨念佛三昧分》卷第十，《佛说无言童子经》卷上，《自在王菩萨经》卷上，《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第二，《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六，《不空罽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卷下，《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弥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等十五卷，属于先生未标定卷数的所谓云南翻刻本。这批经版框较前略窄，棉纸印刷，首、末页钤有朱

红色“大大德寺藏经”长方形印^⑥。这批经亦有书壳，但大多脱落，从少数尚存的看，书壳系硬黄纸封底，环包全册呈书套式。书壳纸色比第一部分经书壳的纸色略深，显系不同时期之装帧。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一、《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两经首页粘有一版六个半页的扉画，扉画后、正文前还粘有一版四个半页的至元二年（1336年）太皇太后愿文（图一），字体飘逸优美。末页粘有三个半页的僧名录（图二），无职名录。

第三部分，即《弥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众经目录》卷第二、卷第五，《续高僧传》卷第八，《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一等五卷，亦属于先生未标定卷数之所谓云南翻刻本。版框同前，棉纸印刷，无朱印。书壳与第二部分经同。其中《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一末页粘有伯颜等职名



图一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正文前太皇太后愿文书影



图二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末页僧名录书影

录。无扉页、愿文及僧名录。

这三十二卷佛经属同一藏，且由同一版片刷印，而非如于先生所说部分为云南翻刻本。理由如下：

（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有首尾俱全（属第一部分）和首存尾残（属第二部分）等两卷。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是由同一块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第一、第二两部分经属于同一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初印、后印之故。盖木版历时越久，干燥缩小，同一版片印出的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

（二）第二部分经中所附愿文中的太皇太后，即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十二月被封为太皇太后。第三部分经中所附职名录的伯颜等人，多系文宗宠遇简拔之大臣，在顺帝时代，他们与卜答失里同荣辱。从职名录中知这部官藏主要由徽政院负责刻印，徽政院是元代专司太后事务的机构。这样，根据愿文与职名录证明第二、第三两部分也同属一藏。此外，在日本，这张职名录也与愿文、僧名录同时被发现，说明它们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全部三十二卷，版式一致，一版七个半页，四十二行，半页六行，行十七字。如与历代其它藏经比较（表一）可知，历代折装本藏经，一般一版五个半页，每页五至六行，从未见过一版七个半页的大版。历代卷轴本藏经最多每版三十行，绝无多达四十二行的。版式大，是这批元刻官藏的特点之一。各经版式完全一致，说明它们确系同一藏经。此外，这三十二卷经的上下均冠有一粗一细两行双线边栏，也是该藏独有之特征。

（四）这三十二卷经均以千字文编号，卷首、卷末格式相同，各卷的字体亦一致。

综上所述，这三十二卷经确属同一藏，已无容置疑。这些既非同时所印，又非同一寺庙所有的经卷，最终竟能汇集在一起，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一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元代官刻藏经的真面目，不能不感到庆幸。

现将这三十二卷经的一般情况大致归纳如下：

（一）汉字楷书。除扉画有梵文字种外，通卷无任何其它文字。

（二）每版印成一整纸，由数纸或十数纸粘缀折叠成册。每版七个半页，四十二行。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行格疏朗，排列整齐。上下双栏，外粗内细，通栏横贯。版本统一，无一例外。

（三）每卷用千字文编号，注于卷首经名下、卷末及每版中缝处。每版注明版片号，标写方法统一。

（四）笔画清晰，工整有力，勾画如新，无挖补痕迹。

（五）全部为折装本。不少经卷的书壳虽已脱落，但尚留残痕。其中有十二卷系卷首、卷末硬黄纸书壳夹装，其余二十卷系封底环包全书呈书套式。

（六）此三十二卷中，十八卷首尾俱存（中有一卷中间部分残缺），每卷卷首题经名、译著者，卷末题经名。其余九卷首存尾残，三卷首残尾存，二卷首尾俱残。尾残或首残的十二卷，可据其卷首或卷末所题知其经名。首尾俱残的二卷，经名不存。

（七）第一部分十二卷系宣纸刷印，光洁坚韧，其余二十卷为棉纸刷印，绵柔轻软，虽未入潢，但亦未有虫蛀。

（八）其中十五卷钤有“大大德寺藏经”长方朱印。印长7.9、宽4.4厘米，双线边框，阳文正楷。每卷俱钤印在卷首及卷末两处。部分首残或尾残的，仅剩一印。

（九）其中七卷存扉画，每张扉画为一版六个半页。首半页系舍利塔，上方有三个梵文种子字，另五个半页系释迦牟尼说法

表一 历代藏经版式比较表

藏名	装帧格式	每版页数行数	每行字数
开宝藏	卷轴	二十五行	十四或十五字
契丹藏	卷轴	二十七或二十八行	十五—十八字，间有12—21字的
崇宁藏	折装	五个半页，三十行，每半页六行	十七字
毗卢藏	同上	同上	同上
圆觉藏	同上	同上	同上
资福藏	同上	同上	同上
赵城藏	卷轴	二十二至三十行	14—27字
磧砂藏	折装	五个半页，三十行，每半页六行	十七字
普宁藏	同上	同上	同上
元官藏	同上	七个半页，四十二行，每半页六行	同上
永乐南藏	同上	五个半页，三十行，每半页六行	同上
永乐北藏	同上	五个半页，二十五行，每半页五行	同上
径山藏	方册	二个半页，二十行，每半页十行	二十字
龙藏	折装	五个半页，二十五行，每半页五行	十七字

图。七幅扉画乃是不同的刻工据同一底本翻刻的。其中六幅附有刻工题名，一幅无题名。有刻工题名的六幅，即“吉人彭斯立偕弟斯高刊”二幅，“临江周仁可刊”二幅，“古杭于寿刀”一幅，“陈宁刊”一幅。以《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陈宁刊刻的一幅最佳，实为佛经扉画精品（图版柒）。按《磧砂藏》中亦有陈宁刻的扉画。

（十）《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一、《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两卷卷首附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施印愿文，计一版四个半页。愿文除字体秀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还对这批元藏的考释起着重要作用。

这两卷卷末的僧名录，共录僧人二十二人，居士一人。人名从左向右排列，抬头渐次降低。这种排列法虽不合汉字书写习惯，

但前代佛经已有先例，如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刻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卷尾题名就是这种格式。从这两卷的卷末残况及抬头行款格式来看，这张僧名录很可能不完整，排列在左边的一些大和尚的名款失落。这是很可惜的。

（十一）《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一之末有一职名录，计一版七个半页，从“秦王答刺罕太师伯颜”到“昭信校尉析成局大使苏重儿”，共三十八人，也是依职位高低，从左到右排列，抬头渐低。其中伯颜一人的官衔占了五行。这张职名录对我们考证这部元藏的年代、性质有重要作用，对研究元代历史、职官制度等，也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十二）这批经上墨笔添加的字不多，有些护页上注有该经经名及千字文编号；有些经被后代僧人用来插补其它版本的藏经，并据以改编千字文号，注于卷首或护页上；

表二 诸藏函、部、卷比较表

藏名	千字文编次	函(帙)数	部数	卷数	附注
开宝藏	天一英	480帙	1076	5048	仅有零本传世，因其依《开元录》刻，故帙数等据《开元录》推定
契丹藏	天一灭	579帙		5790	帙数等据清王昶《金石萃编》一五三所录辽志延《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所载
崇宁藏	天一號	580函	1440	6108	
毗卢藏	天一頗	595函	1451	6132	
圆觉藏	天一合	548函	1435	5480	
资福藏	天一最	599函	1459	5940	
赵城藏	天一儿	682帙		6900余	
磧砂藏	天一煩	591函	1532	6362	函数等按影印《磧砂藏》编目
普宁藏	天一约	559函	1437	6010	函数等按《昭和法宝》普宁藏目录
元官藏	天一於	651函		6500余	据残卷推测

有些是不明意义的单字。其中启字四号佚名经文第十六版背面墨书文字较多,照录如下:

“□大邑村杨□
马佐村罗琮
长昌村二户一户罗卜
呈贡县张昌庵村二户阿波寺罗卜”
“官度营鱼李奇李三一名成寺一名活抽”
“思诚思思思
思诚”

(十三)《十地经论》卷第七第一版中缝刻有“杨鼎刊”三字。这是此三十二卷经中仅见的经文刻工姓名。

(十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部元刻官藏的规模相当大。从《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一的千字文编号为“治一”看,考虑到这部语录共有三十卷,而这部元藏的编号体例是每十卷编一个千字文号,则这部藏经的千字文编次至少编到了“於”字(千字文:“治本於农”)。也就是说,它至少有六百五十一函,六千五百一十卷。如将它与以前的其它藏经作一比较(表二),可知它的规模仅次于《赵城金藏》,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官刻藏经。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元代无官刻藏经^①。这部元刻官藏的发现,是继应县木塔《契丹藏》发现后的一件大事,填补了中国佛藏雕刻史上的一个空白,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印刷史、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均有重要意义。

① 在我国,过去从未有人提及这一部藏经。但在日

本,却发现了这部藏经所附的三份题名、愿文资料,即下文所述的太皇太后愿文、僧名录、职名录。前二种与此次我国发现的完全相同,后一种则略有差异。日本小野玄妙将这三份资料收入他的《佛教经典总论》一书(见日本《佛学解说大辞典》附录),并据以推测:“顺宗(应为顺帝——引者)至元二年有官版藏经。”但由于没有发现经本,故他对该藏的存在“不能下最后的结论”(引文俱见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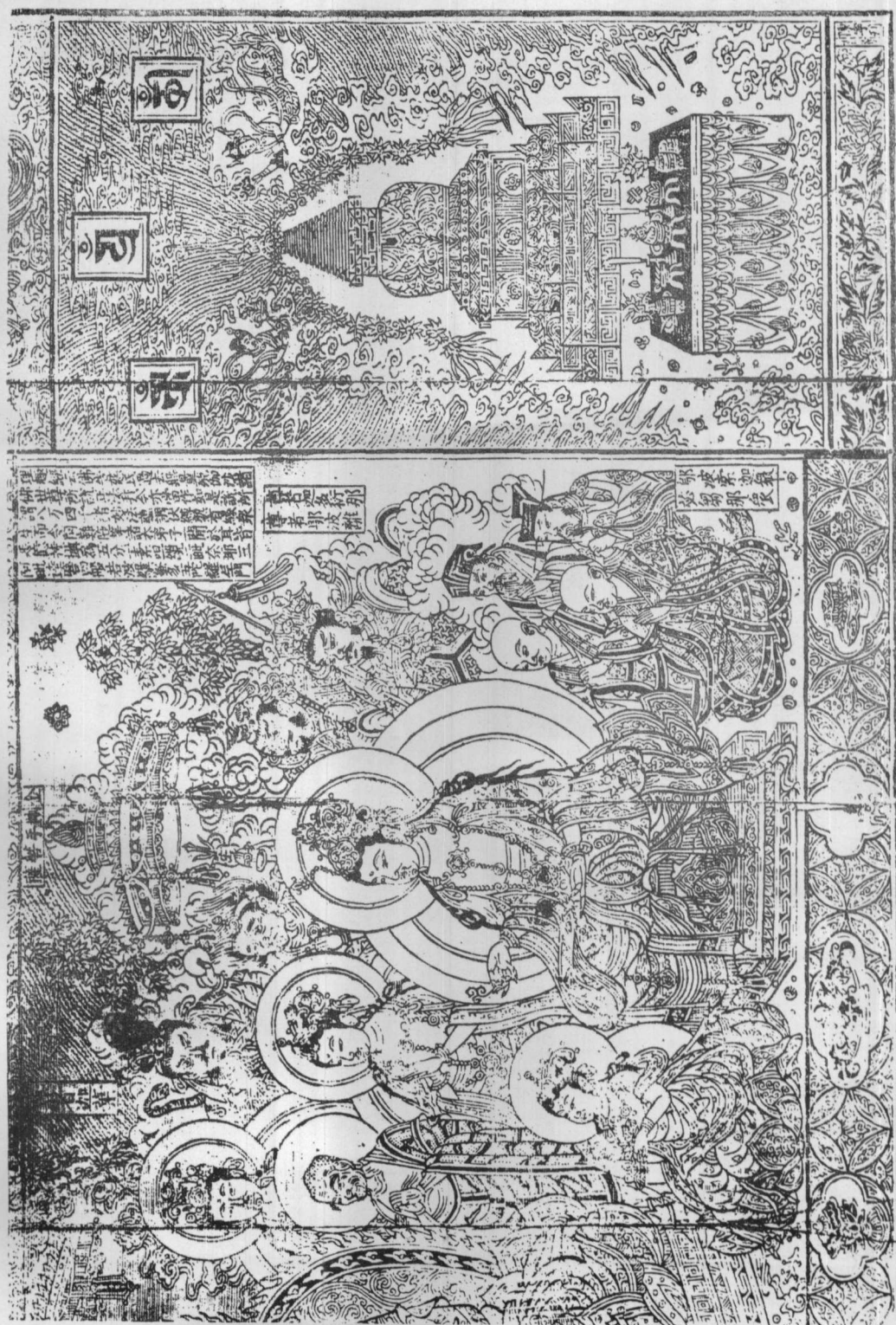
上述资料,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新鹰同志提示并复印提供,谨此致谢。

- ② 另一卷为《佛说大随求大明王陀罗尼经》卷下。卷首有扉画一幅,署名为“攸州谭清更刀”。经首注有“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等奉诏译”,卷末有“大随求陀罗尼经下第十八终”字样、千字文编号“松字号”、舍利塔图及归命偈“大随求佛母赞叹”一首诗四行一百一十二字。该经即于乃义先生按语中提到的夹有梵文旁注的密教经典。

攸州,在今湖南省东部。汉置攸县,南朝梁改攸水县,隋唐,唐复置攸县,元改为攸州,明复改县。扉画署攸州,则该经系元代藏经无疑。该经既有千字文编号,应系某藏之零本。如将它按千字文编号顺序插入这批元藏,它应列于《观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莲花部念诵法门》“川三”之前,《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事一”之后。这一段正属“秘密部”。因此,我们不排除这卷经亦属这部元刻官藏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该经版式与其它三十二卷完全不同:全卷共十八版(扉画一版三个半页不计),其中一版为七个半页,一版为五个半页,十六版为六个半页。版框低矮,字体、纸张、墨色均与其余经卷不类。卷首的扉画与其它经卷的扉画完全不同。卷末舍利塔图、归命偈等,亦为其它经卷所不见。凡此种种,似又证明这卷经与其余三十二卷并非同藏。

- ③ 大德寺,位于昆明城中祖遍山之麓,始建于元大德年间,故名。增修于明成化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五年重修。寺中列双塔,与五华并峙,故俗称双塔寺。清末改建为云南甲种工业学校。

- ④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版104页。



《善提场庄严陀罗尼经》首页陈宁刊的扉画书影